

我的挚友

李健鸣

她不是一个普通的妻子，因为她的丈夫是史铁生。这篇文章虽然叫《我的挚友》，但实际上我是为铁生写的“她”，为了告诉他她的近况。今年我要以这篇文章来纪念铁生，以让他安心的方式来纪念他。

——题记

九年之痛

对她来说，记忆铁生犹如自己的呼吸，暂时还无法停止，也无法同其他生命共享，那是一个极其私人的范围，甚至是封闭的范围

我的挚友是一个酷爱形而上的人，爱看形而上的书，爱聊形而上的事，只要触及到她内心，形而上的任何作品和谈话都会让她兴奋，而且还会从这种兴奋中生成出某种幸福感。然后，从她美丽的双眼流淌出来的这种甜蜜的幸福，一下子就会辐射到谈话对象的脸上，有时会让对方稍加尴尬，有时则会让对方会心一笑。她特别喜爱的诗人和作家是尼采。在尼采身上，她看到了微言大义后的诗意和真实，接近尼采对她来说是一种能满足心灵需求的尝试和冒险，所以在她的内心必定有某种充满纠结的疯狂。

我的挚友又是一个酷爱形而下的人，爱买衣服和围巾，爱看朋友的衣服，爱看朋友的朋友的围巾，每到这时，她的两眼会发光，四肢会乱动。她从来不会抱怨商场过大，商场过乱。她只要踏入商铺，就是活生生的“如鱼得水”。如此的形而下证明了一个热爱生活的内心，实属正常。

但奇怪的是，我的挚友对维持形而上和形而下生存的器官却毫不在意，也就是她身上从嘴巴到胃肠的那一段似乎完全没有发育，还停留在羊水阶段。所以没有味觉系统的她，无法区别美食精粹的她，拒绝任何有关吃的讨论，她会斩钉截铁地回答你：完全没有感觉！但实际上她的本领是吃什么都香，甚至会让她吃饭的我产生猛扑上去的念头。

有这么一个充满矛盾的朋友，总会让我开心，这表现在每当我想到马上就可以和她交流，喜悦就会由心而发，当然缺了点进教堂庙宇的严肃，但好在我们的交往中，从来也没有相互崇拜的仪式，更多的是世俗层面的规矩。有这么一个朋友也总会让我受益，会让我本是复杂的心灵生出更多的分支，会让我丰富，有时也会让我清晰。我是个没有绝对形而上，也没有相对形而下的人，而且只认舒服平等是两“情”相悦的先决条件，所以久而久之，她就成为了我的挚友。

我的挚友曾是教师、编辑，现在正努力成为作家，她对这三个身份的认同和经历基本上是顺风顺水，她的智慧和能力应付这三个身份可谓绰绰有余，也给她带来满足和快乐。可她另有另外一个身份，那就是妻子的身份，这一身份却让她有时感到幸福，有时也会感到焦虑。她是一个普通的妻子，也就是说她承担普通妻子的义务，当然也享受普通妻子的喜怒哀乐。但她又不是一个“普通”的妻子，因为她的丈夫是史铁生。她和铁生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，用各自的感情、思绪和辛劳，建立了一个完全属于他们的自我世界。铁生突然离去后，只剩下半的这个世界的痛苦、疑惑甚至空虚外，有时这个已经残缺的世界还会遭到善意的干扰，而这常常会让它有点不知所措。

铁生去世整整九年了，最初那几年我亲历了希米的痛苦和绝望，那是一段她自己都无法控制，甚至都少有记忆的日子。一开始她完全遵照了铁生的嘱咐：要把他的牺牲看成是一个“节日”。她在铁生火化后，在八宝山

给我打了电话，告诉我不要去参加的原因，语气平静，也没有哭。而电话另一头的我已经哭得不能自控。在铁生追思会上，她似乎是一个完全失去自我机制的人，看不到她身上痛苦的痕迹，只有那条粉红色的漂亮围巾在我眼前刺眼地晃动。我没有气愤，甚至没有感到奇怪，因为我知道她很不正常，她给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空壳，而灵魂已随铁生而去。一直到有一天早上，大概是七点左右，我拿起电话，听到了她止不住的哭声，我跟着也哭了起来，这时，我才知道，她终于清醒。当然清醒以后就开始了她的抑郁。她不想说话，几乎成了哑巴，她不想见人，也不想见我这个人。我只知道她常常想离开北京，去到不知名的地方，可又不知道去哪里。她常常有痛不欲生的感觉，她也无法讲述她内心的想法，也许根本就没有想法，也没有怒气的发泄，因为悲伤完全封闭了身体，找不到一个出气口。我只好静静地等待着她再次的清醒。

失去所爱之人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情，对所有的人来说，都是一次浩劫，一个理性无法解释的难题，一次感性无法消化的灾难。但希米失去铁生，痛苦要更深，因为他们两人的关系是一种心灵上完全敞开的相互认知，更是一种思想和写作上的同步，是同高度的牵手。所以，失去铁生对希米来说犹如天塌，她必须需要重新架构自己的灵魂，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自在生活，可这实在是太难了，太难了。

整整九年了，希米一直拒绝参加朋友们纪念铁生的各种活动，她无法聆听他们朗读铁生的文章，无法欣赏他们唱当年知青的歌曲。很多朋友颇为不解，可不管她如何解释，还是不能得到所有人的理解。在某种程度上，我是可以理解她的。对她来说，记忆铁生犹如自己的呼吸，暂时还无法停止，也无法同其他生命共享，那是一个极其私人的范围，甚至是封闭的范围。她的痛苦无法面对众人对逝去之人的赞美歌颂，对她敏感的神经来说，这也是种侵犯，至少是冒犯。她更无法让心爱的她在荣耀中闪闪发光，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是一次次克服病魔的难关，是近乎于正常的创作喜悦，是两个人之间的默契，是平常，是两个人相处的平常，是容不得喧嚣的平常。当然，她无力去抵御好心人制造的“喧嚣”，所以做出了不参与的决策，她愿意以个人的方式纪念她二十年的伴侣，那就是她开始把她对分离的感受，她对情感的各种回忆和联想记录下来。她试着捕捉铁生点烟的动作，她开心的大笑以及他的叹气。她完成了《让死活下去》一书，开始了又一次清醒。对我来说，这本书是对铁生的诉说，也是某种更深层次对他离去的抱怨，字里行间充满了无法弥补的遗憾、没有方向的寻找和不肯放手的固执。但写这本书的过程当然也是她了解和克服抑郁的努力，也是把她自己的灵魂找回来的挣扎。

她甚至也尝试过和铁生通灵，似乎都没有成功，也许是因为真爱的灵魂需要一段时间的修整，也许是灵魂必须等待轮回的时刻。是啊，如果记忆仍然如昨天般新鲜，为什么要让短暂的通灵一瞬制造不可兑现的新希望呢？在某种程度上，命运早就安排好了一切，当然这不是对我们的强迫，也不是安慰，而是必须服从的秘密。



史铁生代表作《我与地坛》《奶奶的星星》《命若琴弦》

史铁生与地坛公园堪称众多读者心中的“经典组合”

生者坚强

铁生去世两年后，她开始学游泳，渐渐地她每次能游到五百米。我爱人去世后，有一天，她为了鼓励我，居然一口气游到了一千米

铁生去世后，希米做了两件事，一直想做的事情。她学会了游泳，也学会了开车。她虽然一个脚走路都很不便，但想学游泳是她很远的愿望。铁生知道她有这个想法，也鼓励她。但很多年她没有这个精力，她有工作，还要照顾铁生，常常连洗脸的时间都没有，同事们也早已习惯了她蓬头垢面的亮相。铁生去世两年后，她开始学游泳，渐渐地她每次能游到五百米。我爱人去世后，有一天，她为了鼓励我，居然一口气游到了一千米！当她把这个喜讯告诉我时，我真的体会到了什么是悲喜交加。这条已经不复年轻的美人鱼以自己的方式给予痛苦的我以新的力量。学开车也是她给我的一个大大的惊喜。铁生活着的时候，因为每周要去医院三次，坐车是一件麻烦的事情。当时希米就和我讲，她想学开车，这样送铁生就会方便些。当时，她也没有实现这个愿望，而现在她已经是一个颇为老练的车手了。我每次到北京，她就甘当司机。她曾多次带我去中间剧场、大剧院和天桥看戏，不过我还为她担心，担心的倒不是她的车技，而是她对导航的

领悟能力。我非常清楚，她做这两件事既是为了满足自己多年的愿望，也是为了告诉铁生她一直在“进步”，没有铁生的认可、鼓励和默默的支持，她不会有这么大的动力和勇气。舞蹈，特别是现代舞，也是希米的大爱。我常常想，她要是脚没有问题的话，一定会去学跳舞。她有很高的鉴赏力，喜欢皮娜·鲍什，喜欢陶身体剧场。她还写了一篇有关行为艺术女艺术家玛瑞娜·阿布拉莫维奇的精彩文章。当然她最关心的是指挥身体的心灵。我看完西班牙国家舞蹈团的《卡门》后，她和我就男性身体的表达这一话题讨论了很长时间。

当然，最让我钦佩的是，自从退休以来，希米专心于写作（我在

27年前就发现了她写作的才华），她认真地对待下笔的每一个字，她常常会写了，弃了，再写，再弃。一开始她的写作来自于旅游感想，但还是与记忆千丝万缕地连在一起。她曾经痴迷于世界各地的作家墓地，并感受那些象征此岸和彼岸连接之处的地方给予她的触动，当然她一定也是在寻找一块能与铁生一起的安葬之地。渐渐地，她发现世俗的一套并不能满足她的感受，她静等着命运的启示。现在，阅读和写作已经架构了我这个挚友的第一个读者，当然我也一直期待自己被迫成为她最勤奋的读者，多么希望通过她充满思辨的文字一直让我们读到她的内心、想象、绝望和希望。

是啊，她现在生活得很好，除了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有的焦虑侵蚀外，一

切都按部就班。当铁生活着的时候，我对她的焦虑真的比现在大很多，我担心她在北京的冬日里，骑着简易的电动车，头顶寒风，从东面，穿过半个城市到牛街给铁生买牛羊肉，从而会冻成感冒。我会担心她晚上为了给铁生翻身，一宿一宿无法睡个整觉。我会担心她蹲下来给铁生洗脚站不起来。当然，我更希望我现在仍然有这些焦虑，是啊，只要铁生活着，只要铁生还在我们的身边，多点焦虑又何妨呢？！

实际上，这篇文章虽然叫“我的挚友”（我真的是想借机数落数落我的这位貌似正常，却有点奇葩的朋友），但实际上我是为铁生写的“她”，为了告诉他她的近况，因为我一直记得铁生希望我“这个李老师”能好好照顾我的挚友。当然我会一如既往地关心和希米经常地形而上一下，在经济状况允许的条件下，也会去开发形而下的新天地。只是我非常清楚，即使挚友也无法取代她自己的努力。有句话说得好：“除了你，没有人给你完整”。我深信，我的挚友一定会使自己完整。

今年我要以这篇文章来纪念铁生，我希望这次不再是用泪水，而是以让他安心的方式来纪念他。爱你的，铁生！（作者为知名剧作家、翻译家）

相关链接

史铁生写下的这些文字，哪一段曾经打动过你？

《我与地坛》

它等待我出生，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。四百多年里，它剥蚀了古柏檐头浮夸的琉璃，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，坍圮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砌雕栏，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，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。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。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，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，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。那时，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地，也越红。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，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，并看见自己的身影。

……
摇着轮椅在园中慢慢走，又是雾罩的清晨，又是骄阳高悬的白昼，我只想着一件事：母亲已经不在了。在老柏树旁停下，在草地上在颓墙边停下，又是处处虫鸣的午后，又是鸟儿归巢的傍晚，我心里只默念着一句话：可是母亲已经不在了。把椅背放倒，躺下，似睡非睡挨到日没，坐起来，心神恍惚，呆呆地直坐到古祭坛上落满黑暗然后再渐渐浮起月光，心里才有点明白，母亲不能再来这园中找我了。

……
有一年，十月的风又翻动起安祥

的落叶，我在园中读书，听见两个散步的老人说：“没想到这园子有这么大。”我放下书，想，这么大一座园子，要在其中找到她的儿子，母亲走过了多少焦灼的路。多年来我头一次意识到，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，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。

《奶奶的星星》

夏夜，满天星斗，奶奶讲的故事与众不同，她不是说地上死一个人，天上就少了一颗星，而是说，地上死一个人，天上就多了一颗星。“人死了，就变成一颗星。”“为什么要变成星星呀？”“给走夜道儿的人照亮儿……”我们坐在庭院里，草茉莉都开了，各种颜色的小喇叭，掐一朵放在嘴上吹，有时候能吹响。奶奶用大芭蕉扇给我赶蚊子。凉凉的风，蓝蓝的天，闪闪的星星，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。

那时候，我还不懂得问，是不是每个人死了都可以变成星星，都能给活着的人把路照亮。

如今，奶奶已经死了好多年。她带大的孙子忘不了她。尽管我现在想起她讲的故事，知道那是神话，但在夏天的晚上，我时常还像孩子那样，仰着脸，猜想

哪一颗星是奶奶……我慢慢地回想奶奶讲过的那个神话。我相信，每一个活过的人，都能给后人的路上添一丝光亮。也许是一颗巨星，也许是一颗火炬，也许只是一支含泪的蜡烛……

《命若琴弦》

茫茫雪野，皑皑群山，天地之间滚动着一个黑点。走近时，老瞎子的身影弯得如一座桥。他去请他的徒弟。他知道那孩子目前的心情、处境。

他知道自己先得振作起来，但是不行，前面明明没有了目标。他一路走，便怀念起过去的日子，才知道以往那些奔奔忙忙兴致勃勃的翻山、赶路、弹琴，乃至心焦、忧虑都是多么欢乐！那时有个东西把心弦扯紧，虽然那东西原是虚设。老瞎子想起他师父临终时的情景。他师父把那张自己没用上的药方封进他的琴槽。“您别死，再活几年，您就能睁眼看一回了。”说这话时他还是个孩子。他师父久久不言语，最后说：“记住，人的命就像这琴弦，拉紧了才能弹好，弹好了就够了。”……不错，那意思就是说：目的本来没有。老瞎子知道怎么对自己的徒弟说了。可是他又不想：能把一切都告诉小瞎子吗？老瞎子又试着振作起来，可还是不行，总摆脱不掉那张无字的白纸……



史铁生与妻子陈希米